

T 1278/4822

6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6

12 JAN 1952

2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

阿波國文庫

舜典象以典刑

象如周禮治象刑象之象典常流宥也刑即墨劓刑宮大辟五刑也

五刑

宥寬鞭作官刑

以鞭為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不勤夏楚也

則打金作贖刑

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欽敬也恤憂也

流共工于幽州

北裔

放驩兜于崇山

南裔

苗于三危

西裔

殛鯀于羽山

東裔

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按此帝舜攝位時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刑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刑刑

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刑刑

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皆流也  
 鞭扑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則許之以  
 贖贖去赦無幾矣不即赦而猶贖者過雖輕猶欲  
 其知悔也遽赦之則悔無從生矣過誤致災愿民  
 之不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人之仁負恃罔悛  
 姦民之無良者也故刑之此所謂聖人之義春生  
 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哉未嘗不惟刑之恤也  
 曰欽曰恤之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  
 一事爾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  
 宥既仁之至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所

罪者四人而天下無不服者非舜刑之天下實刑  
 之也流放竄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  
 於市於朝而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  
 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故我  
 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  
 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心者  
 歟

帝曰棄臣名黎民阻飢阻厄也汝后稷農官名播時百穀播布

也帝曰契臣名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

之倫也汝作司徒掌教官名敬敷五教在寬敬者敬其事也五教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寬謂從容不迫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

夏得亂也寇賊姦宄劫人曰寇殺人曰賊汝作士士

刑五刑有服服謂服五服三就孔安國謂大罪於原

此其槩耳若宮辟則下蠶室餘野大夫於朝士於市

刑亦有就屏處者不皆朝市也五流有宅宅居五宅

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惟明克允克能也允信也用

祭然後能使人信服

臣按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

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乃

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前

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

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干正干犯汝作士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弼輔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

中協合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罔無也臨下

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

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

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

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臣按帝舜以民協于中為臯陶之功臯陶以民之

不犯為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虛相稱美哉舜之

制刑也特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本期  
至於無刑臯陶爲士師之官能體舜此心明其刑  
以示人使爲臣庶者無復干上之政而民亦遷善  
遠罪以協于中刑之設至是真無所用矣此舜所  
以美之也臯陶則謂此皆帝之德而非臣之功蓋  
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寬而不迫父罪不及  
其子惡惡之短也賞其身又延于世善善之長也  
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前所  
謂青災肆赦怙終賊刑也罪之疑則從輕功之疑  
則從重忠厚之至也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

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姑  
之而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殺一不辜以傷吾  
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德洽  
于民心故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犯有司之法者  
詳味洽之一辭則其漸涵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  
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臯陶但以  
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德未  
至於舜者其可自滿乎臯陶旣誦帝之德帝復稱  
臯陶之美蓋其褒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所  
以爲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道即齊也齊之以刑齊一也民免而無耻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至也

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於罪而無所媿

耻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耻而且至於善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欲猶好也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民性本善為政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

者何以殺為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君子之德如風

之動物小人之德如草之從風未有風行而草不

偃者未有上好善而民不善者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

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

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

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

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

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

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

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

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

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臣按商之刑制不見於經獨觀伊尹之稱湯曰代



虐以寬民其免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慘  
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  
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於周官大司徒以八刑  
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  
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祇以爲  
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  
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焉平者其常而重  
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親有議故  
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賔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  
法也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

遺忘者亦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蠢愚者亦赦未  
嘗槩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配有虞成康  
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  
者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  
棄灰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始皇既并  
滅六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  
削無仁恩禮義於是急法入者不赦又用李斯之  
言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專任獄吏得  
親幸用事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世用  
趙高謀并誅大臣及諸宗室以罪過連逮近官宿衛

無得免者而六公子戮死於社又用李斯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為良吏此所謂置天下於刑法者也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虛言哉漢文本是寬仁之君而又施行賈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錯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於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監歟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

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

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  
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於下  
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按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之  
意可謂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功一  
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爲造化之本蓋非正無  
以爲元不闔無以爲闢伏藏於冬而後能發育於  
春然則以陰居冬爲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殆未然  
也然方武帝即位之初英武明斷仲舒逆慮其有  
任刑之失故舉天道明玉道以啓其好生惡殺之

心則仲舒之言真武帝之箴砭也其後張湯趙禹  
之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海內  
仲舒其知言哉

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  
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  
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  
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曾譽諛之聲日  
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  
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  
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

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  
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  
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  
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  
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  
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  
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  
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  
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

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  
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上深愍焉廼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寔  
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  
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  
薄其爲致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  
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  
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殿名在前

嚴之側齋獄刑號爲平矣

臣按溫舒之論雖專爲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之

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毆以刻爲明刻下之爲此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耶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爲吏期於不對此十餘言者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犴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爲獄猶不可入况真獄乎刻木爲吏猶不可對况真吏乎溫舒之言至深悲痛於是宣帝爲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爲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爲世所譏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爲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

聞之爲停此法

臣按隋文制刑以戢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戢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鑑矣

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臣按隋文帝謂六月必有雷霆而不知雷

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於雷其與日月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擊之也隋文徒欲以辯口折人而文其暴怒之私不知昧於天道亦已甚矣及唐貞觀改定律令自春及秋禁行死刑然後得古者刑以秋冬之意惟其有仁暴之異所以爲治亂之分歟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

背

臣按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箠其背此煬之惡所以浮於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好德病狂瞽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二覆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更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大常輒教習諸州死罪三

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用刑之寬如此隋甫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幾三

百年天於仁暴之報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  
臣今亦以隋唐併論庶足為方來之鑑乎

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法度  
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  
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  
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  
天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  
君必先德化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  
宗以為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  
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唐憲宗能從李絳之言亦猶太宗能納魏徵之  
說也是以元和之治庶幾貞觀姦邪小人用意刻  
薄每每以嚴刑峻法導人主斯高之於二世是也  
憲宗察于頔之姦其欲使以失人心其可謂明也  
矣

以上論德刑先後之分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爲問蓋自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爲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爲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仁義爲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爲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篡弑之

事興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非強之使然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爲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推言求利之弊至於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前聖後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口爲國者其審圖之

宋徑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

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按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徑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荀子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  
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也 克勝雖桀紂  
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  
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  
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  
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豕卿不脩幣家長大夫不  
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  
耻積藏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

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  
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  
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  
心者以其秉彝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  
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何事耶  
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  
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謂遷  
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蝨賊不可有也聖賢  
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為善其化民  
也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為治曾謂堯舜之民

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爲惡故其論若此臣不  
得以不辯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  
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  
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  
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鉄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  
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  
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  
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  
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

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  
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  
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  
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  
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  
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閑利門而民猶  
爲非况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  
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  
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  
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

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秦日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莽宇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

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車秋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臣按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鉄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豪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為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為言而沮於弘羊扼於千秋正論竟不獲伸僅能罷酒榷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言有可為後世法者故別其略著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瑤

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

贄時爲翰林學士

曰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禮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盍各區

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  
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  
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豈其明效  
歟今天衢尚梗師旅方興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竊  
揣軍情或生觖望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  
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沸而叛之爲人上者  
當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  
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  
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  
二庫珍敝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宜

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  
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噐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  
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  
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  
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臣按德宗專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爭  
焉今剗其畧以爲世戒

以上論利義重輕之別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四察民情

泰誓周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士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后君也虐

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

臣按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若

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讐之哉然君民之分不

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武王封康叔於衛作此書告戒之曰天畏棗忱棗輔也忱誠也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懋勉也

臣按此武王勉康叔之辭康叔就封有君人之責故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然則小民曷爲難保邪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也然康叔往治其國豈有他哉盡汝之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又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致怨者故不在大亦或以大過而致怨者故不在小怨之來也非一端其弭怨也無他術惟順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忽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

無怨乎始以天與民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則能保天命矣

春秋傳

穀梁氏

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臣按此亦言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歛而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按爲民上者知有宮室之樂爲民者亦欲有居處之安因已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已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爲人君者不以已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不以已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罔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累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累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大王聿來

胥宇胥皆也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臣按此亦前章之意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

孤獨孟子以為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故

文王先焉以臣攷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自堯舜

已然矣文王治岐之心即堯舜治天下之心也宣

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謂不能行者以有好貨好

色之累而孟子則以公劉大王之事為言以為人

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餘

糧之積可也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

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

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

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飢餒之虞可見其與民同

欲也大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

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

也公劉大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

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

宿昔之糧侈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御而民

多鰥孤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

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對嬪  
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  
庶矣乎

漢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  
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  
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  
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  
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情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  
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

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  
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之則  
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  
從已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敷陳尤詳且盡  
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  
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爲苛  
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  
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  
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

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  
幾至危亂臣故於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

朱泚反上幸奉天

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

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真偽雜揉聚怨踴

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匹夫片善採錄不遺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施行贄又言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

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已欲而拂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以上論生靈嚮背之由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天子遣戍役以守衛中

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首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作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靡室靡家靡無也玁狁

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其次章曰采薇采薇薇亦

柔止薇始生而柔也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

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三章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

疚我行不來其末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

哀

臣按此商之末造紂為無道夷狄交侵文王時為

西伯以天子之命遣戍役以衛中國非可已而弗已也而遣行之詩丁寧惻怛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之期也薇之生戍者始行薇之柔戍者在行薇之剛戍者將歸歷時久而歸期緩也曰靡室靡家念戍者之離其配耦也曰不遑啓居念戍者之不得安其起居也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念戍者以歸期尚遠爲憂而又重之以飢渴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念戍者之行役未定無與歸問其家之安否也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念戍者之勤勞王事不得安其居處也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念

戍者之決於死敵憂心雖甚病而此行無歸期也未章又言昔我之往楊柳依依春之中也今我之來雨雪霏霏冬之末也征行之久飢渴之害心傷悲而人莫我知凡此皆戍者之情鬱結于中不能以自慰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如其身之疾疢焉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豈不然哉出車勞還杖杜勤歸大抵放此不悉錄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

征三監也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

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

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我徂東山徂往也惓惓不

歸惓惓言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

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戰時所銜蝓蝓者

蠋桑虫烝在桑野烝發語聲敦彼獨宿敦獨處也亦在車下我徂

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果羸括樓

也亦施于宇施延也伊威在室伊威小虫蠨蛸在戶蠨蛸小蜘蛛也

町疃鹿場町疃鹿之場熠燿宵行熠燿螢火不可畏也伊

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鳴于垤鳴水鳥將雨也婦歎于室洒掃穹窒穹窒窹也

我征聿至有敦瓜苦敦徒端切圓成之狀瓜苦苦瓜也烝在栗薪議

延于栗木之上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

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熠燿鮮明也之子

于歸歸嫁也皇駁其馬駁馬之黃曰駁親結其縵縵綺也九

十其儀言多儀其新孔嘉嘉新貌其舊如之何

臣按此詩凡四章章首必曰我徂東山惓惓不歸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序其久戍思歸之情閔其

歸塗陰雨之苦也我之在東未嘗不曰歸而未可

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今既歸矣裳衣之敝制而

新之願今以徃勿復從事於行陳之間可也彼蝻  
蝻者蠋則在桑野而敦然獨宿者亦在車下此因  
道途所見而興士之獨處也次章言果羸之施于  
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蓋未  
歸之時遐想其室空無人荒涼岑寂而蔓生之實  
延焉小蟲綴焉野鹿游焉固非可畏之物不能不  
動其懷歸之情也三章言天之欲雨也鶴則鳴于  
垤婦則歎于室蓋以夫之在行遇雨念之而歎憂  
之至也洒掃熏鼠以我之征人行且遂至潔除以  
待望之切也顧見苦瓜繫于薪上因感其夫匏繫

於外我之不見今三年矣觸物興懷無一念之不  
在也四章言倉庚于飛鮮明其羽此嫁娶之時也  
之子于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母為結縵送其行  
也九十其儀儀之多也新婚之喜固可嘉矣舊有  
室家者相見而喜又何如耶蓋男女居室人之至  
情故一章言其獨宿三章叙其久別而四章又以  
婚之新舊終焉序詩者曰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  
閱其勞所以說也可謂得詩之本指矣詩之言我  
皆周公述歸士之辭士之蘊於其心而不能言者  
周公盡發之於言遐想其時上下交孚歡欣感激

有不能自己者後世征戍頻繁民病于役則有爲  
詩以刺者曰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母曰嗟  
予季行役夙夜無寐曰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  
母何怙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以父子不相保  
而怨也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  
旦曰終朝采藍不能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此  
以夫婦不相保而怨也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  
川悠遠維其勞矣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  
夫朝夕不暇此將率戍後以勞苦而怨也與采薇  
東山之辭大抵略同然采薇東山上序戍者之情  
也陟岵諸戍者或其家人自感其情也得失之相  
去顧不遠哉今之世兵農雖分而並邊之民徃徃  
或從征役或任轉輸饑渴疲勞之殃戚嗟愁苦之  
態徃徃有甚於古者自將帥守牧未聞有過而問  
之者况得上徹於

九重之邃乎臣今列之是編者欲

仁聖之君軫文王周公之念

處宮庭之奧如親臨邊鄙之間恤民之憂如已之  
憂則民亦將以

上之憂為憂矣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庶幾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入於地之

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九月授衣當流火之時為授衣之備也一之日

發一之日十一月也二之日栗烈二之日十二月也無衣

無褐布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三之日正月也

田四之日二月也四之日舉趾四之日三月也同我婦子

田也四之日舉趾足也謂舉足而耕同我婦子

載陽載始也有鳴倉庚黃鸝也女執懿筐懿筐采也遵彼

微行遵循也微行也爰求柔桑爰於也柔桑禪桑也春日遲遲

也采繁紫白蒿也所以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女常悲春欲如貴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預蓄以

蠶月條桑條桑枝落之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斨斨所

枝之揚起者於此亦預備之猗彼女桑小而長條也七月鳴鵙伯勞

八月載績緝麻之名載玄載黃玄為祭服也我朱孔陽朱

明光為公子裳以供公上四月秀萸草也五月鳴蜩蟬也八月其

穫禾之早穫者十月隕籜謂木葉隕落也一之日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取

彼狐狸為公子裘同上二之日其同同會聚也載績武功績

也功言私其縱獻豻于公豻豻所取也小豻曰豻大豻曰豻

之五月斯螽動股斯螽類六月莎雞振羽莎雞如蝗七月在

野八月在宇宇簷下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

也功言私其縱獻豻于公豻豻所取也小豻曰豻大豻曰豻

之五月斯螽動股斯螽類六月莎雞振羽莎雞如蝗七月在

野八月在宇宇簷下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

月以下皆言變寒穹室熏鼠穹隙也室塞也熏去其鼠塞向墜戶

自野漸入以備寒也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改歲大寒也

將此六月食鬱及鬱棣屬七月亨葵及菽亨煮也葵今之

豆也八月剥棗剥普卜反擊也十月穫稻稻謂晚收者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自食鬱以下皆言養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瓠也九月

叔苴叔拾也苴麻子采荼薪樗荼苦菜樗惡木食我農夫以上皆壯者之食

九月築場圃築圃為場在今猶然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後熟曰重

先熟曰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既同言已聚也上入執

宮功宮功公室之役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晝取茅夜作索亟其乘屋亟急也

乘升也其始播百穀以播穀在近早修室廬二之日十月鑿冰

冲冲冲冲鑿冰之意三之日正月納于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仲春獻羔開冰獻于寢也韭新出故薦之九月肅霜十月漙

場漙掃也朋酒斯饗兩樽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大君之堂

稱彼兕觥兕角觥之觥萬壽無疆祝其君也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

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

此朱熹說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

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

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

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

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率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後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為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奠享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

足也穫稻為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勵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為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勵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指收歛之入以為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

乎曉霜未釋忍飢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  
 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偃僂如  
 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  
 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  
 水若沸耘耔是力根莠是除爬沙而指為之矣偃  
 僂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粟懼  
 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為守舍數尺容膝僅足  
 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  
 歸婦子咸喜舂榆斲蹂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  
 飽之權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

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  
 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衽勞苦稱是  
 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  
 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况士大夫  
 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况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  
 知之者寡矣况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栻入侍  
 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

孝祖以為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於  
 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與小人之依帝王  
 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

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農畝之勞則心不  
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  
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  
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肆何自而生豈非治  
之所由興也與棻之論最為懇至臣愚不佞願  
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動之狀作為歌詩  
退朝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  
布之戚里庶幾

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  
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之趨而不徂汰侈之

習戒諭守辛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  
橫加賦歛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  
司大夏隆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振贍之歲凶賑  
卹先良農而後遊手以示

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  
興矣惟仁聖垂意焉

君牙

周書篇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此以誥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  
易民乃寧

臣按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



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  
艱而於斯時為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厥惟艱哉  
非深知民間真切利疚者不能言也為有司者當  
思其艱而為圖其易者民乃安矣穆王為周六葉  
天子生深宮之中而能恫念細民疾苦此孔子所  
以取於書也然方是時井地之法未壞有廬可居  
有田可食民之艱已若是而况今乎窮閭敗屋窮  
山曠塹暑雨淋漓茅茨不足以自覆風雪凝沍楮  
絮不足以自溫平居終歲勤動曾不得穀其腹隆  
寒數稼罔所營求則坐須窮餓而已歲雖大穰猶

不免此一遭艱險則老弱轉乎溝壑疆者起為攻  
剽勢所必然民生之艱莫甚今日惟

聖明其深軫之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  
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關歲一不登民  
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  
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  
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  
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

入大孝後事卷二十七  
七  
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為空  
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  
其所以為誠於憫農也

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  
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  
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而誅求者殆過於  
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所糴粟  
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  
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  
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

### 仁聖深念焉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瞻足否道曰  
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  
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  
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  
以不知也上說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聶夷中之詩即臣前所謂豫指收歛之入以  
為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  
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

若今則徃徃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爲耕桑之本迫繭浴於湯禾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穀亟以授之囧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爲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無倍昔之數百俄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已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廬之入不容錙銖命爾合留故昔人謂豐年

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愁怨於下而君不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竒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橫增賦歛盜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篤誠信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竒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

其徭賦乎

臣按趙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殆有甚焉常賦之誅求粟則展轉增入有輸一石而其費至三石者帛則沮却換易有輸一縑而其費逾三縑者和糴之強取有僅償其半直者有不給一錢者其他橫斂苛征色目如蝟又不與焉是以民雖遭值豐穰曾無伸眉之樂况艱儉乎貪官黠胥交為蒙蔽監司牧守不獲盡聞况朝廷乎民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朘剥長此不已將有瓦解土傾之憂惟

不如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柰何眡為當然而弗之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爾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

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為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

為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云

以上論田里戚休之實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

誠意正心之要一崇敬

堯典曰欽明文思欽敬也又曰允恭克讓允信也恭敬也

舜舜典曰溫恭允塞溫恭者和粹而恭敬也塞實也禹貢曰祗台德

先祗敬也台我也言不距朕行距違也詩商頌曰湯降

不遲謂應期而聖敬日躋躋進也大雅曰穆穆文王

穆穆深於緝熙敬止於美也緝續也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叙其

德必以敬為首稱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

源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

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之敬自強不息  
由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  
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蓋  
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窮之功此  
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人主而欲師帝王其可不  
用力於此乎

曲禮

禮記首篇名

曰母不敬

母者禁止之辭

儼若思

儼端莊貌人之坐思貌必

儼然

安定辭

辭言也

安民哉

呂大臨曰母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則無所往而不正

天下雖大取之脩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

臣按曲禮一篇為記禮之首而母不敬一言為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母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脩身治國之道畧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表記

禮記篇名

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

臣按程頤之說以為常人之情纔檢束則日就規矩纔放肆則日就曠蕩學者猶爾况於人若處宮

闡之遂極貴富之奉儻非以莊敬自持凜然肅然  
如對神明如臨師保其不流於放蕩者幾希彊與  
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彊安肆則志惰  
而日偷彊則毅然以進德脩業自任視天下之善  
無不可爲者雖天行之健亦思企及一或偷焉則  
玩陰苟安惟知燕嬉虞樂而已趙武晉卿爾一有  
偷心事功遂以不競况人君乎臣因推衍其說以  
爲溺心安肆者之戒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臣按孔子荅子路之問其言雖甚約其理則極至  
而無餘蓋自堯舜以來世相傳授惟此一敬臣旣  
列之於前矣至若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  
賢啓之伐有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二正武王之數  
紂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  
行夫堯舜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也苗扈商辛天  
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敬與  
弗敬而已君子之爲君子其能外是乎子路未知  
而復問故孔子再以安人安百姓者言之蓋脩己

非求於安百姓而百姓自安理之必然無可疑者  
然此脩身極至之驗也故雖堯舜猶病其難魯謂  
子路而易之乎異時子思作中庸亦曰君子篤恭  
而天下平程頤推明之曰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  
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聰明叡知  
皆由此出惟

聖明之主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以上論脩己之敬臣按自漢以來世之諸儒未有  
深知敬之為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  
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而朱熹又為之

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  
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  
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  
而存靡它其適此四言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

心惟一萬變是監此釋主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  
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言乃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異處三綱既

淪九瀆亦斃九瀆謂洪範九嗚呼小子念哉敬哉

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敬之為義至是無復餘蘊有



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珠也七政日月五星

臣按璣衡正天文之器今渾天儀是也舜方歷試

之時納于大麓納入也大麓大山林麓也而烈風雷雨弗迷矣

不迷也使之主祭百神享之矣逮茲即位猶懼已之

未當天心焉察璿璣以揆日月五星之運其循軌

耶是天之與我也其失度耶是天之警我也正如

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毫少拂於親心此

大舜事天之敬也

臯陶謨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叙次也勅正也惇厚也天

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秩品秩也庸常也同寅協恭和衷

哉寅敬也協合也衷心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謂天謂民敬哉有土

臣按帝王居天之位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者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典其別有五天之所叙也

待我而厚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禮其別亦

有五天之所秩也自我而不失其常其可不敬乎

寅與恭皆敬也君臣一心恪奉天職是謂之和衷

有德者天之所命也五服之章則在我有罪者天

之所討也五刑之用則在我其可不敬乎大而命  
討之政小而命討之事勉之又勉是亦敬也天之  
聰明在民天之明威在民民之所在即天心也天  
人一理通達無間有民社者其可不敬乎此臯陶  
之告舜者如此隆古君臣之間講論政治無一事  
不本於天無一事不主於敬真後王所當法與

伊尹作大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先王謂湯也顧諟謂常日在之  
是也以承上下神祗社稷宗廟罔不祗肅祗敬也肅亦敬也天  
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惠順也阿衡故

尹作書以湯之所以敬天者告之夫天之明命至  
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視之瞭然  
心目之間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惟恐已  
之所為少拂天意則明命去之推此一心於天神  
地祗社稷宗廟無不祗肅天視成湯之德如此故  
大命集焉俾任撫安萬方之責湯惟敬天天亦睠  
湯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嗚呼  
為人主者奈何不敬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

治否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也監視也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伊尹猶恐其持守之未篤則儆之以三言使知天道之無私親惟敬則親民心之無常懷惟仁則懷鬼神之無常享惟誠則享而終之以敬德之一言蓋敬則仁不敬則私欲賊之而不仁矣敬則誠不敬則私欲雜之而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夫有德則必治與治同道則必興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

甲其可不與之同道耶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

斯言也豈獨為太甲謀萬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也謀也信也命靡常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在

人也僭差也惟天降災祥在德

臣按此伊尹將告歸之時也太甲處仁遷義伊尹

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一故以斯言儆之曰天

難謀者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

必信也曰命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

之人無定在也吉與祥為類德之吉則祥應之凶

與災為類德之凶則災從之天雖難信然常厥德  
者必保厥位乃所以為可信也命雖靡常然有吉  
德者必降祥乃所以為有常也

召誥成王命召公鳴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邦

殷之命紂殷王長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休美亦無疆

惟恤恤憂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天亦哀于四方

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疾速又曰王敬作所不

可不敬德所居我不可不監于有夏監視亦不可不

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

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生自貽哲命哲智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

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

求命祈求也又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替廢欲王以小民受天求

命

臣按召公一誥丁寧反復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

也始則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大邦殷之命蓋紂

元子也殷大邦也其命若未易改而天遽改之豈

不可畏也哉次言今王受命雖有無窮之美亦有  
無窮之憂蓋以天命之靡常而去留之難必此其  
爲可憂也旣又舉夏商言之謂其旣服受天命矣  
其歷年之求不求我皆不敢知所可知者惟不敬  
厥德迺早墜厥命此則灼然不誣者也旣又以生  
子喻之凡人之生子其明智其壽考皆定於初讚  
學則明愛身則壽今王受命之始亦猶子之初生  
况肇卜新大邑而居之是又一初也天之命以哲  
命以吉凶命以歷年皆自今日始其可不謹乎旣  
又曰王惟德之用祈天求命夫天命至公不可以

求而得也今日曰祈天求命何哉蓋一於用德乃不  
祈之祈也然天命至重必君臣同德然後可保故  
曰上下勤恤恤即所謂無疆之恤也上下一心勤  
而憂之則夏商之歷年庶乎其可冀矣末則欲王  
以小民受天求命在天於小民乎何與蓋天無  
心以民爲心者也是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鳴  
呼曷其奈何不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  
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臣故曰此老臣惓惓  
之心也異時成王饗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過於  
夏商然後知召公之言真有補於周室

文王大雅名文王受命作周也其一章曰文王在上於

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不顯也帝命不

時不時也文王陟降陟升也降下也在帝左右又曰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假假大也於天命大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

麗不億麗數也十萬為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無念也聿修厥德聿述也永言配

命配合也自求多福又曰殷之未喪師師衆也克配上帝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駿大也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

遇止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虞度也上天之載載事也無

聲無臭儀刑文王儀法也刑萬邦作孚孚信也

臣按此詩周公所作奉文王之事以戒成王也首

章言文王在上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之為一

周之有邦自后稷公劉以來繇歷千載可謂舊矣

惟文王與天同德故天錫以維新之命焉有周不

顯蓋言其甚顯也帝命不時蓋言其甚時也詩人

之辭類如此德既顯矣命既時矣然文王一陟一

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而未嘗以間此所謂之德

之純也四章言穆穆哉文王緝熙其敬純亦不已

故大命集焉夫以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天

命既歸於周商之孫子亦皆侯服于周固嘗臣商

矣今乃反臣於周可見天命之靡常也故五章之首申言之又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臣者忠誠篤至之臣周公言之欲其申戒于王也六章又言欲念文王惟在述脩其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其間哉方有商未失衆之時蓋嘗克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至於是宜以為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末章又謂命之難保毋使僅及爾躬而止周至成王再世爾周公已憂其命之

不延而欲成王布昭古問而度商之所以失天命者蓋博詢衆言然後知商之所以亡知商之所以亡則知周之所以興矣讀毋遏爾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凜然震懼况周公親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也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篇將終乃斷之曰凡欲配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惟法文王則合乎天而萬邦所以信服也文王之詩七章蓋周公親筆後之王者欲保天命所宜列之屏幃書之

簡牘書讀而夜思之則將若上帝之實臨其上雖欲斯須之自放有不可得惟

聖明其深念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去聲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

赫在上天難忱斯忱信也不易惟王天位殷適紂殷之正嫡

俾不挾四方挾謂挾而有之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翼翼恭順貌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懷來也厥德不回回違也以

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臣按明明在下指君德而言赫赫在下指天命而

言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觀赫赫在

上之言則其威明可畏曾不違咫尺之間此天之

所以為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以商紂言之

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適一旦失道雖

欲挾四方而有之有所不能此與召誥皇天改厥

元子之命同意皆所以深警成王也既言商紂之

失又言文王之得謂其小心恭順以昭事上帝遂

能懷來百福由其德不違於天故天使膺受四方

之國此又所以深勉成王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此言武王以諸侯伐紂衆寡不侔所恃者上帝之

臨而已汝者武王自謂也商紂無道天命討之其



可以彊弱貳其心乎此二言也雖為伐商而發然  
玩其辭則若上帝實臨其上人主而能時時誦味  
則非心邪念自當潛弭於冥冥之中矣豈小補哉

敬之周頌篇名群臣進戒嗣王也嗣王成王敬之敬之天維顯

思顯明也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士與事同

日監在茲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首以敬天為言蓋  
帝王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故重  
言以求其聽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艱不  
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

君一升一降於事為之間天之監視未嘗一日不  
在此也豈可忽哉當時群臣之學以格心為主故  
其言純粹如此人主宜深味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  
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此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者也此頌作於成康之時古人謂受福口嘏夫既  
受福於文王而享吾之祭矣然豈敢自滿哉必也  
夙興夜寐疊疊怵惕畏天之威於是以保其天命  
爾後世人主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哆然有矜大

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亦大雅篇名凡伯刺厲王也厲王周無道之君凡伯其臣也其卒章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爾指王而言出入往來也昊天曰旦旦亦明也及爾

游衍衍猶逸也

臣按迅雷烈風之屬天之怒也日食星變之類天

之渝也人君為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

色少有不懌人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

意邪天之變異有少失常人君當深自戒懼敢為

戲豫馳驅之失耶易之洊雷震曰君子以恐懼修

省孔子於迅雷風烈必變而記禮者亦曰若有疾

雷迅風甚雨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古之人

主於日食星變之類必減膳撤樂或責已求言凡

皆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

頃優游暇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

異失常然後當知警也吁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

而凡伯迺以刺厲王古之忠臣不敢謂君不能類

如此惜厲王之終不悟也

以上論事天之敬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九

誠意正心之要崇敬

帝曰來禹降水傲予洚亦作降 洪水也

臣按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堯時至

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傲我也

聖帝明王之畏天省已類如此其後成湯憂旱亦

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何以不雨至

此極也宮室營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

苞苴行與諛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夫以成

湯之聖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

即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  
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  
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傲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  
自責而弘歸之於桀姦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  
傲忽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伊陟相太戊

太戊商中宗也伊陟尹之子

亳有祥

亳國都也祥異也

桑穀

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臣按咸又四篇今亡而史記叙之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桑穀生于朝一幕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與帝其修德

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大戊遇災而聽忠言修  
闕政亟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  
律已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

雉鳴也

祖已

賢臣

曰惟

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典常

也義也降年有求有不求

也求長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

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孚信也

乃曰其如

台也我嗚呼王司敬民

也司主

罔非天胤

罔無也胤嗣也

典祀

無豐于昵

豐厚也昵親也

先儒蘇軾曰高宗彤祭之日野雉鳴於鼎耳此爲神告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已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已先格而正之夫天之監人有常理而降年有求有不求者非天天人人或中道自絕於天也人有不順德不服罪者天未即誅絕而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人乃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夫先王莫非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

求夫書曰越有鳴雉足矣而又記其鳴於耳非以耳爲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日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爲國之害莫大於此

臣按軾所謂以象類求者謂洪範五行之說也鳴不於它而於鼎耳蓋鼎者祭祀之器耳主聽聽不聰則災孽生焉漢儒之論災異大抵若此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主

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車駕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於賢哲克

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倣如此故附著焉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叔周大天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

銷去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

昭回于天倬明大也雲漢天河昭光也回轉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

璧既卒卒盡也寧莫我聽其二章曰旱既太甚蘊隆蟲

蟲蘊積也隆盛也蟲蟲旱氣也不殄禋祀殄絕也自郊徂宮郊祀天也徂往

廟也上下奠瘞上祭天下祭地瘞其物靡神不宗宗謂尊后

稷不克

也克能

上帝不臨

也鑒臨

耗斁下土

也斁敗

寧丁我

躬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

不可推知兢兢業業

兢兢

四章曰旱

兢兢

業業

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孑獨

四章曰旱

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民死生

靡瞻靡顧

言無顧視之者

郡公先正則不我助

謂百辟卿

士之從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五章曰旱既太甚滌滌

山川

山枯川竭如洗滌也

早魃為虐

魃旱神

如暎如焚

暎燎之也

我心

憚暑

憚畏也

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

寧俾我遯

臣按此詩蓋宣王憂旱責躬之詞其首曰雲漢爛

然雨未有兆今之民何罪而數罹饑饉之厄乎神

之能為雨者無不禱矣牲牲不敢愛圭璧不敢惜

而神不我聽何也二章則言旱已太甚暑威熾然

自郊至廟所以享祭者無不至矣莫親於后稷而

不能揀莫尊於上帝而不見臨與其耗敗下土民

受其害寧使我躬當之三章又言致旱之由不可

推知兢兢畏危懼殆如雷霆之在上周自厲王板蕩

之餘民之僅存者無幾今又重之以旱將無復有

孑遺者矣四章則言旱甚而不可止我將無所自

容民之大命死亡無日莫有顧視之者羣公先正

之與祀者曾不我助而父母以及先祖亦何忍使  
予至此乎五章言旱之已甚雖山川亦為槁竭使  
我心如焚灼羣公先正不我聽聞天既譴寧使我  
遜而去位以謝罪於天不可使民被其毒五章而  
下大畧申復前意詳味其辭敬天憂民之心側身  
脩行之實至今猶可想見此其所以為中興之治  
與

正月

正音

大夫刺幽王也其首章曰正月繁霜

正月夏之

四月繁多也

我心憂傷民之訛言

訛偽也

亦孔之將

將大也

念

我獨兮憂心京京

京京大也

哀我小心瘋憂以痒

瘋憂也

臣按正月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天地長養之時  
而多霜焉其異大矣而民言爭為訛偽其異又大  
於繁霜也曰訛言者何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忠  
為佞以佞為忠此所謂訛言也訛言興則君子小  
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災也在位之  
君子為之憂為之病而王莫知焉其致禍敗也宜  
哉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一章曰十月之交

十月夏正

建亥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醜惡也

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二章曰日月告凶不  
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

日而食于何不臧臧善也三章曰燁燁震電燁燁電光貌震雷也

不寧不令寧安也令善也百川沸騰山冢率崩冢頂也率崔嵬之狀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慘也皇父鄉

士皇父字也番維司徒番氏也家伯冢宰伯字也仲允膳夫仲字也

也聚子內史聚氏也蹶維趣馬蹶氏也橘維師氏橘氏也卿士以

下皆官名豔妻煽方處豔妻又謂褒姒也煽熾也處居也六章曰黽勉從事

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譏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樽沓背憎職競由人

臣按四月繁霜幽王不知戒也於是十月之朔日

有食之考諸先儒之論以為日月之食雖有常度

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

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焉

若國無政不用善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

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

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正陽之月日有食

之古之深忌也十月純陰而食詩人亦刺之者蓋

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故均於

為異焉亦孔之醜言其甚可醜也月有虧微理之

正也日亦虧微豈不甚可哀乎原日月之吉凶不用其行者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陽勝陰也日食陰勝陽也陽尊陰卑陰亢陽而不勝乃其常也陰勝陽而揜之可以爲常乎曰于何不臧言何由而有此不善之證也雷發聲于春收聲于秋今旣十月矣而雷電交作山傾川涌陵谷改易高深易位此爲何景而幽王魯莫之懲刺王而曰今之人者不欲斥言也前云不用其良謂善人失職也善人失職由小人之用事也小人用事于外者由婦人主之於中也故至此歷叙其人焉卿士

司從而下皆王朝貴近之官而皇父之屬分據其位所以然者有褒姒爲之地也女子小人人外交締此災異所以併至也善人君子遭值此時黽勉從事未常敢以勞苦自言而無罪無辜橫罹讒毀以此知山摧川沸之變非天爲之實噂沓背憎之人爲之也蓋上天仁愛非有意於降災乃人自取之耳可不戒哉

齊有彗星

彗星除舊布新之象

齊侯使禳之

景公也

晏子

晏嬰也

曰

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彗之狀如帚故曰除穢

君無穢德又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臣按晏子於是知天道矣古之應天者惟有敬德而已禱禳非所恃也後世神恠之說興以爲災異可以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此爲害之大者也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

熒惑火星也心東方宿也

心宋之分野也景

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或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臣按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景公三言之善而法星爲徙三度天人相應其捷如此可不畏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又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福疆勉而已

仲舒又言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元帝時日食地震匡衡上疏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謂地也陽蔽則明者晦謂日也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哀帝元壽元年日有蝕之孔光對曰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書曰天棗謙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

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較然甚明無可疑惑當是年息夫躬建言災異數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苦民心說而天意解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

臣按漢儒之言天者衆矣惟仲舒最為精粹其曰人之所為美惡之正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者尤

古今之格言也。區區以下其言，亦足以警世主。故劉其略著于篇云。

以上論遇災之敬

五子之歌夏書篇名共一曰皇祖有訓皇祖大禹也民可

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

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臣按君之與民以分言之則若霄壤之不侔以情

言之則若身體之相資故可親而近之不可卑而

遠之也國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搖則木拔民離

則國危匹夫匹婦若無所知然離而聽之則愚合

而聽之則聖故大禹自謂天下之愚夫愚婦有能

勝我者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敢以

已之聖為可恃而民之愚為可忽乎三失謂失之

衆也一失猶不可况至於三凡民情之怨忿其端

甚微其極至於不可禦圖於未形則易抹於已著

則難六馬者駕車之馬而六轡所以馭之車賴馬

馬賴轡猶君之賴民也朽索馭馬必危非道臨民

必離故大禹之心常慄乎其不自保也然則為人

上者柰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人而肆於民上者

大學衍義卷二十九  
十一  
視大禹之訓宜知戒矣

召誥

召公作以告成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

小民今休

丕大也誠和也休美也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岳險

也

臣按成王幼冲在位召公元老恐其未知民之可畏也則歎息而言王之年雖小而任則重若能大和于小民則善矣蓋小民雖甚微而至為可畏王其毋或敢後用顧畏于民之岳險可也夫民若何其險邪曰朽索馭馬前聖言之水能覆舟後賢喻之天下之險孰逾乎此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

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康誥亦曰迪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周召之啓告其君者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臣按君者神人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嫚其民乎

以上論臨民之敬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掌天欽若昊天欽敬也若

廣大謂之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授人時人時謂四時

臣按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

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

寅餞納日蓋於日之出入必敬候之也至於咨鯨

以治水曰徃欽哉釐降二女亦曰欽哉此堯之敬

見於事者也其於卹刑於敷教於典禮於咨牧不

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此舜之敬見於事者

也天下萬事莫不本之一心敬則立嫚則隳雖至

細微亦不可忽故堯舜之敬不獨脩身為然至於

應事亦莫不然後世人主既鮮知以敬治身而

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由基也臣故據二典所記

以為後王之法云

以上論治事之敬

詩思齊之三章文王雝雝在宮雝與雍肅肅在廟肅

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射厭也

臣按此詩言文王之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在宗

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

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

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嘗

有厭倦之心而嚴於自保常恐燕安怠惰之私萌於中邪僻嫚易之氣設於體也斯其所以為純亦不已

抑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和不遐有愆也

遐遠也相在爾室相視也尚不媿于屋漏屋漏者室之西北隅也無

曰不顯莫予云覲覲見也神之格思格至也不可度

思度測也矧可射思射音亦厭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羣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况人君之尊臨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儼如朋友則和柔顏色防遠過失

雖庸君猶或知勉至於宮庭屋漏之中蝸蝻蠖濩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而能凜然自持不媿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毋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神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度者况可有厭斁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中庸道也者不可湏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按朱熹之說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更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不敢忽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

道之遠也臣觀自昔諸儒之釋此章者皆以戒謹恐懼與謹獨云者通爲一事至熹乃拆而二之蓋以爲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聖明之主熟玩而深體之則天地位萬物育其源實自此出可不勉哉

詩曰

小雅正  
月之篇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孔甚也  
昭明也

故君子內

省不疚

疚病  
也

無惡於志

猶言無  
愧於心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臣按此亦前章謹獨之意故作詩以明雖潛深隱伏之地而其昭著章灼有不可揜者故君子內省不疚而無愧於心蓋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音慊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已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謂處室之時當無媿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嘿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

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

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平易直正直子愛諒信也油然而生好貌易直

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又又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嫚之心入之矣

臣按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

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爲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莊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也蓋天

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渣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爲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嫚易入之善惡之相爲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嫚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爲之主莊敬不立則易嫚入而爲之主

夫既為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君子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浮樂如鄭衛淫哇之樂慝者如

委巷俚俗之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

鼻口心知音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按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它内外交致其功而

已故奸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

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内也外無聲色之誘

則内亦正矣内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

氣自内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能不

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內而

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也自養之功畢矣斯誼也

人人之所當知而於人主為尤切惟

聖明留意焉則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息生也雨露之所潤

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

也濯濯蕩然之貌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

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

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

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也梏梏之反覆反覆猶展轉也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以其未嘗有材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熹曰牛山齊之東南山其木固嘗美矣以伐之者衆故失其美然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日夜之間必有所生長非無萌蘖也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是

以至於濯濯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旣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旣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

不能清而好惡遂與人遠矣又曰孟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接物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

有方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臣按孟子之言以旦晝為主而朱熹推衍其義謂當無時而不用力則旦也晝也夜也皆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臣不佞又嘗推衍朱熹之說為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

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  
自冬至以後為闔自夏至以後為闢

正者元之本  
元於時為春正於時為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

艮東北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

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闔窈

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  
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  
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  
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  
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  
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旣立矣而又  
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  
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臣謂物欲之害  
夜爲最甚故其說以夜爲本若異於孟子朱熹者  
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愚者一得惟

聖明擇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  
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按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爲人心者蓋有  
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  
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  
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  
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  
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

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  
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  
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  
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汨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  
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  
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  
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自  
天子以至庶人其道皆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衆  
攻尤易以放然則其可以不知求乎求之匪它以  
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

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  
非理即所謂由義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或同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

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萌謂今夫

弈之為數小數也弈圍碁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

通國之善弈者也秋弈者名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

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心以為有鴻

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繳以繩繫箭而射也雖與之俱學弗

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臣按孟子之告齊王也可謂至矣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煨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少理義灌溉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燠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又以弈比之奕雖小技非專心致志則不能精故其一以專壹而得之其一雜以它念而失之非誨者有勤惰學者有工拙由一與不一而已故程頤爲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而後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呂大臨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桎亡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桎亡之患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熹曰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臣按養心謂涵育其心也存謂不失其本心也多欲則戕伐其心矣烏乎養以欲戕伐則喪失其心矣烏乎存昔漢武帝謂羣臣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仁義得乎周敦頤曰聖可學

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然則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充之以至於無欲而後可若夫多欲而不知所以克之方將與漢武同科而欲遠輩堯舜非臣之所敢知也惟

聖主致思焉

以上論操存省察之功

阿波國文庫



